

星期天夜光杯

本报副刊部主编 2022年10月9日 星期日 第934期 | 新民晚报 | 首席编辑: 吴南瑶 视觉设计: 戚黎明 编辑邮箱: wup@xmwb.com.cn

所有的日子，
所有的日子都来吧
让我编织你们，
用青春的金线
和幸福的瓔珞，
编织你们

这是王蒙在《青春万岁》里的序诗，时间已经过去了66年，当年22岁的王蒙如今已经88岁。王蒙已经用文字精心编织了多年，生命的年轮已经蔚为壮观，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瓔珞也有了包浆，王蒙的头发也从以前的奶奶灰，明显地呈现出了“大爷白”。



2

文学的“夏天”

王蒙是当代文学的传奇，也是新中国文学的传奇。2009年我在《旗子和镜子的变奏》一文中，说王蒙的文学是共和国文学的一面旗帜，也是共和国历史的一面镜子。王蒙14岁参加中国共产党，成为“少共”，新中国成立以后成为北京市的团委干部，后来写作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》引起轩然大波，甚至毛泽东主席都出来为他讲话，毛泽东讲完以后还说“我和王蒙又不是儿女亲家”，这话有些“后现代”，表示他的客观公正。尽管如此，王蒙还是落入社会基层。他主动申请去新疆十六年，直至1978年重返北京，重返文坛。1985年担任共和国的文化部长，是史上最年轻的文化部长，也是继茅盾之后的又一位作家部长。2019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周年大庆，85岁的王蒙获得“人民艺术家”国家荣誉称号。王蒙说，“人民艺术家”是美好而崇高的荣誉，是党对各行各业奋斗者的肯定和鼓励。“非常庄严，也非常提气。和那些国之重器的发明者、维护者、发展者相比，和解放军的战士”

奖”设立的缘由，当时全国尚无青年文学奖项，奖项规定得奖作家在三十岁以下。先后评了四届，每届一名得奖，两名提名。一等奖一万元奖金，提名三千元。春天文学奖先后评选了四届，戴来、李修文、徐则臣、张悦然、一容、叶子等先后获得此项殊荣，成为他们文学道路的第一块奠基石。徐则臣后来获得鲁迅文学奖、茅盾文学奖，李修文也获得鲁迅文学奖，张悦然也频频斩获国内外的大奖。四届评奖，花完了王蒙先生捐的十万元奖金。2019年，《长江文艺》笔会期间，已经担任湖北作协主席的李修文说到春天文学奖，特别有感情，他说这个奖停了太可惜了。修文表示，他希望能够重新启动春天文学奖，希望得到王蒙老师的支持。我转告王蒙先生之后，王蒙欣然地笑了，恢复当然好，现在这样也很好。

王蒙这些年来，似乎焕发了“第三春”，他的第一春是上世纪的50年代，他写下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》《青春万岁》等作品，至今还在流传。到上个世纪80年代复出文坛之后，留下了《春之声》《海的梦》《活动变人形》等力作，引领了当代文学潮流。王蒙的第三春则是新世纪之后，在《这边风景》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，近一两年来再度呈井喷之势，一两年就有一部长篇小说问世，2020年的《笑的风》，2021年的《猴儿与少年》，今年又有很长的中篇《从前的初恋》在《人民文学》杂志发表，前不久还有中篇《霞满天》在《北京文学》第九期发表。一般说来，中国文人是“青春作赋，皓首穷经”，王蒙在皓首作赋的同时，也读解中国古典经典。在写小说的同时，他还写了一系列解读诸子百家传统文化经典研究的文章，《老子的帮助》《庄子的奔腾》《庄子的享受》等等，洋洋洒洒，恢宏自如。王蒙有些自豪而风趣地说，“我有一个自己觉得很牛的说法，那就是——我还是劳动力！仍是文学创作的一线劳动力”。这次见面，我对他说，我要写篇《夏天的王蒙》，很多作家到了晚年之后，往往写的数量减少，文字也言简意赅，惜墨如金，微言大义，您还保持那股磅礴、澎湃、一泻千里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夏天生长之势，成为奇迹了。至少，文坛马拉松冠军当之无愧。

我比王蒙先生年轻26岁，时不时有生命之秋的危险，看着王蒙依然年轻依然青春依然保持旺盛创作生命力的状态，实在有些惭愧。2020年在青岛海洋大学举办的王蒙新作《笑的风》的研讨会上，我曾经感叹，这些年，作为王蒙先生的追随者和研究者，我一直在跟随王蒙先生的脚步，他写到哪里，我读到哪里，基本做到“同频共振”。现在则有些跟不上了，四十年来，我从一个青年慢慢变成了中年，现在变成青年人调侃的“干老”了，而前面那个奔跑的王蒙还在以少年的速度奔跑，我发现自己的步履在减缓，有些喘气了。王蒙不服老，他通过他的小说题目向世人宣布：明年我将衰老。身体的衰老也许不可抗拒，精神永远年轻，心和文字永远在驰骋。这就是夏天的王蒙。

奔跑吧，王蒙老师，奔跑吧，我的兄弟！



◆ 王 千

奔跑吧，王蒙

1 大事要“秒杀”

王蒙先生预定好餐厅，十个人的包间，就我们四人：我们夫妇俩和他们夫妇俩。餐厅的张经理和王蒙先生是熟人，王蒙说，还是上海的张文忠教授请客时认识的，当时张经理看到钱文忠脸熟，赶紧恭维，钱文忠教授则指着王蒙说，这才是真正的明星，我都是他的粉丝。王蒙和张经理的交往由此开始，持续多年。

自从我们全家到北京之后，每年春节都要去看望王蒙先生一次，王蒙夫妇也是照例要留饭，他们家保姆是北方人，王蒙每次都问，你们南方人喜欢“糯”的食品，北京的口味你们习惯吗？足见老爷子的细心。近几年来，我开始称王蒙“老爷子”，记得第一次他有点不习惯，一愣，后来想了想，说，是的，我也到了当老爷子的份上。当然，聊开心了，我们也戏称他“姐夫”，因为他现在的夫人单三娅年龄比我们大几岁，属于姐姐辈的。

王蒙原来的夫人崔瑞芳没有去世之前，我们习惯称她崔老师和崔阿姨，崔老师贤惠端庄，为人善良恭谦，有文学才华，她写的小说曾经以芳蕊的笔名发表。

2012年，崔瑞芳老师因病去世之后，我们都非常想念她，我多次梦见她。2016年8月，我在敦煌夜里三点醒来，梦见崔老师，就给她儿子王山发了个微信，“阿弥陀佛”，第二天上午，王山回了微信，“神经病”。王山的“骂”是有道理，我也没有解释。等我后来和王山见了面，说到梦见的情形时，王山很感动。

王蒙和单三娅的婚姻自然而然，年近八旬的老作家娶花甲之年的退休女编辑，是人世间最平常不过的事情。记得有一年国庆节，王蒙和单三娅请我们几家吃他们的“婚宴”，尽管只有一桌人，我们还是恶作剧地要王蒙“交代恋爱经过”，王蒙笑嘻嘻地说，“我是秒杀”。老爷子用这么时尚的网络语言，让我们大吃一惊。他说，我个人的经验，小事情深思熟虑，反复斟酌，大事往往要秒杀，比如你去菜市场买菜，到商场买件衣服，可以挑挑拣拣，

每个细节都要研究到位，但买房子就不能像买菜那样，一家一家地选过来，肯定谈不成。婚姻更是如此，更多的是凭直觉，秒杀！他说，当年他决定从北京迁到新疆工作生活，是件非常重大的事情，是人生的转折点，一般人不知道要反复掂量、前后思考多少天，而王蒙也是“秒杀”处置。他在公用电话亭和崔瑞芳阿姨交流了十分钟之后，就向组织申请，不久便打起行囊，奔赴新疆，之后，全家也迁到新疆，迁到伊犁。这么大的人生转折点，在短短的时间确定，十分钟，在特别的空间确定，公用电话亭。谁想到那些不经意间“秒杀”的决定，影响了人生乃至社会的变化。



■ 王蒙和单三娅 武学良 摄影

斗英雄相比，我所做的事情是很微薄的。这份荣誉对于我是荣幸，也是鼓励。”他的作品也真实记录共和国的历史进程，共和国的每一阶段的事件在他的笔下都有生动的记载和呈现。

王蒙在文学艺术上的创作成就为众人所知，王蒙对文学的钟情和热爱也是持续不断，这三十多年来，每一次见到他，他总是说自己正在写什么，或者准备写什么，那股热情像刚出道的文学青年一样。我在文坛多年，很多作家出道时，一腔热血，但功成名就之后，就很少谈文学了。王蒙不仅始终保持着“文青”的激情与忠诚，对文学青年的关注也是文坛佳话。余华的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刚在《北京文学》发表，我们就在《文艺报》撰文夸赞评点，喜爱之情溢于言表。张承志、刘索拉、张辛欣等当时作为青年作家的新作也得到王蒙及时的热情推荐。他还为陈染等女作家写过序，推荐过一些青年作家加入中国作协。2001年，王蒙获得《当代》的小说年度大奖，奖金十万元，在当时是一个很大数字，王蒙当场表示，将全部奖金捐献出来，设立一个青年文学奖。这事也属于“秒杀”，是王蒙临时决定的，至于主办方有些意外。

这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“春天文学